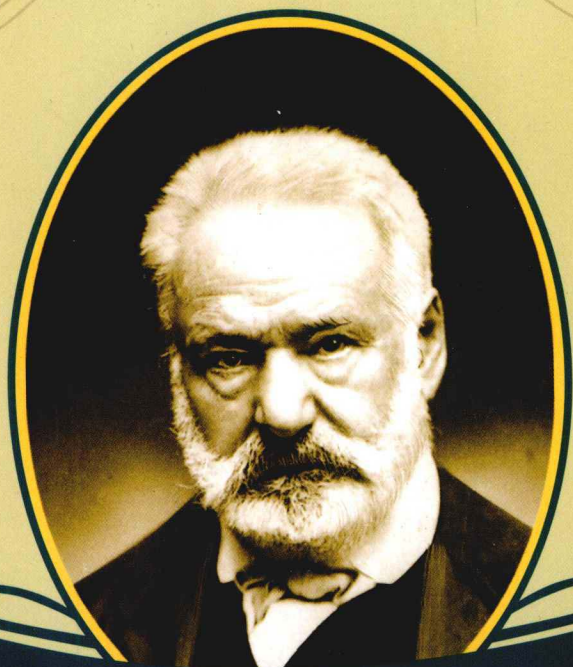


# 世界十大文学家

主编 曾繁亨



## 雨果传

葛丽娟 著

法二四诗神

上册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世界十大文学家

主编 曾繁亭



# 法兰西诗神

## 雨果传

葛丽娟 著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法兰西诗神：雨果传 / 葛丽娟著. -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2.12  
(世界十大文学家)  
ISBN 978-7-202-07043-7

I. ①法… II. ①葛… III. ①雨果，  
V. ( 1802 ~ 1885 ) - 传记 IV. ①K835.65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 2012 ) 第252087号

---

|       |           |
|-------|-----------|
| 丛 书 题 | 世界十大文学家   |
| 丛书主编  | 曾繁亭       |
| 书 名   | 法兰西诗神：雨果传 |
| 著 者   | 葛丽娟       |

---

|      |         |
|------|---------|
| 选题策划 | 王 静     |
| 责任编辑 | 王 静 李 耘 |
| 美术编辑 | 李 欣     |
| 封面设计 | 博锐设计    |
| 内文设计 | 蔡宏仓     |
| 责任校对 | 付敬华     |

---

出版发行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印 刷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50 × 1080 毫米 1/12  
印 张 24  
字 数 250 000  
版 次 2012年12月第1版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2-07043-7/I · 912  
定 价 45.00 元 ( 上下册 )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代序

## 谛视大师

面对一部部历经时光的冲刷却愈益熠熠生辉的文学名著，我们是在倾听大师们的灵魂在说话。情感披覆着暮影，神秘莫测，与之交替的是宏大深邃、透彻骨髓的精神之清明；天空中时而是温暖的阳光，时而是血一般发红的深奥极光，时而是划破苍穹的电光，每一个内容封闭的文本，都为我们展现了一大片无垠的心灵世界。因而，也只有在内心的最深处，我们才有望与它们有所关联。

是的，总有些东西会突破那层风尘迭就的坚硬外壳，渗入我们枯涩的心田，恰如“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春雨。我们为此或激奋，或忧伤，或悲怆，周身因心灵的感动和慰藉而充满了力量。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也会羞惭、窒闷地感到，这片幽深悠久的风景，对于我们这些平常人的肉眼是太过旷大了；那些宏大深邃的思想，对于我们这些平常人的心智也实在过于缥缈晦暗，无路可循。为此，我们又陷入沉沉的迷惘和郁思之中，深感自身精神的单薄、贫弱和渺小。《哈姆雷特》、《浮士德》、《卡拉玛佐夫兄弟》、《老人与海》、《吉檀迦利》……这些千古不朽的名著在我们心头唤起的不是如上两种体验吗？

在平淡、纷乱、激荡、混沌的人生之流下面，潜存着人生宏大深邃、神秘古奥的本质。那些最伟大的天才艺术家，也就是被人们通常称为大师的人物，仿佛上帝的灵魂附体，以其鬼斧神工的艺术杰作，突破了人生的表层，切入到人生的最深



处，触摸到了构成人生本质的那些宏大深邃、神秘古奥的东西，然后像精灵一样，吐出了一串串神奇的秘语。由此来说，大师犹如先知。他们驾着语词的云朵，不断地从俗世的沼泽地向上升腾，升腾……终于融入太空，凝为镶嵌在天幕上的启明星，以亲切清冽的光芒照耀着大地上暗夜行路的人们。是了，万籁俱寂、空气中漾动着温润心绪的夜晚，独自倚楼凝望，清明夜空中遥远的星星，难道不正是因此每每使我们感动？

大师们因其不朽的名著而名垂千古，那是因为这些作品是他们生命燃成的璀璨火花。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大师原也是与我们凡夫俗子一样有着七情六欲的血肉之躯，缘何他们的生命可以燃出璀璨的光华？这套丛书将会昭示——光华的闪烁不但来自天稟的优异，而更源于“痛苦”的击打。

## 二

揭去历史的尘封，检视大师们在沼泽地行走的足迹，我们发现，那些“来自过去而又始终就在眼前的”先知们的路，原是一条既在升腾中坠落又在坠落中升腾的路；那些在作品中为人类创造出了一个集真、善、美于一体的艺术世界的伟大人物，其个人生活原是充满着那么多令人惊讶的混乱与矛盾：浪荡与严峻，放纵与沉郁，天真幼稚与深邃博大，美的逸乐与生之痛苦，盛名远播与坎坷潦倒，激越的反叛与自由的虚无……大师们那跌宕起伏、丰厚沉实、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历程，不唯为其令人荡气回肠的不朽杰作做了最好的注解，而且其本身原亦就是一个气韵生动、引人入胜、浪漫而又真实的故事。

造化将天才艺术家的人生雕琢成了最完美生动的艺术文本。大师们不但用笔墨描绘着五彩的人生，而且同时也用自己的骨血谱写着绚丽的艺术篇章。我们不得不承认，就生存的质地而言，大师们的确异于常人。如果说我们常人的生命过程是在时间的绵延中慢慢“氧化”，那大师们的生命存在则堪称是在充满着烈焰与浓烟的钢炉中炽炽“燃烧”。

沼泽地上大师们留下的那混乱而又矛盾的人生足迹昭示我们——他们在人性上并不比常人更完善或更完美，他们在心智上也并非比常人高超优异许多；而





精神夜空中大师们刻下的那痛苦而又曲折的升腾轨迹又分明在说——他们生命的本真和心灵的诚挚不同于常人，他们对人类绝对本质和人生终极价值的执著求索与追寻亦不同于常人。因了前者，他们命定地具有自由、刚劲、恣肆的狂放个性，并突破了芸芸众生凭依为人生之本的伦理的人生范式；凭依后者，他们拥有了“宁愿不要百万家财，也要弄清思想”的强大意志，并超越了芸芸众生那种追求物欲“幸福”的功利之心。由此，大师们便成了内心满是焦虑不安但又极其沉雄肃穆的奇异人物，他们怀有极其原始、狂乱的生命欲求，从来不知魔足，不知节制，只顾在严寒和酷热中伸手拼命朝“无限”抓去，永远在生活的沼泽地和思想的汪洋中饥渴地奔突……

是的，大师们有时也需要宁静与平和以利于工作，但却又更经常地需要痛苦和混乱来激发灵感。他们天生不可能太长久地沉浸于舒适安逸的生活，而更需要用强烈的感受来打破其视之为颓废与寂灭的秩序与稳定。他们似乎都从不希望自己的生活进程是微波荡漾，而更愿涉入激流，历过险滩，降滔天洪浪，驭汹涌波涛……命运应和了他们的生命欲求，便从不让他们心安理得，绝不容他们懒惰自在，更不允许他们像常人一样步入稳定、舒适同时也乏味、平庸的“康庄小道”。它总是在他们刚刚抓住幸福的衣裾作片刻停留的陶醉之际，用其无形有力的手掌适时将他们推进燃烧的灌木荆丛，推下绝望的无底深渊。从一个漩涡被拨向另一个漩涡，由一次动荡被掷向另一次动荡，大师们那注满热情之血的生命之舟，在奔腾不息的人生变幻之河上忽高忽低，起伏不定……

因其生命逸出常规，于是贫穷、困厄、疾病、灾难排着长队进入了他们的生活；因其精神绷向天堂与地狱的两极在神魔之间延伸，于是孤独、彷徨、非难、迫害以及后来的浮名虚位竞相蚕食着他们的灵魂。这些行走在布满苦难、罪恶与荒诞的大地上的圣徒，坚毅勇猛地从吞噬他们的大浪中一次次挣扎着浮出水面，劲健凌厉地跨越一道道壁障向上飙升。这些伟大的“思想的受难者”，虽九死一生历尽磨难，却其犹未悔仍在期求着风暴的洗礼；虽形容枯槁面色憔悴，却其念更笃仍要渴饮苦痛的佳酿；虽筚路蓝缕伤痕累累，却仍始终大笑着直面人生的惨淡，高蹈着力与美的欢歌。





## 三

谛视大师,我们发现,作为伟大的艺术家,他们大都是孤独的忍者。毫无疑问,大师们人格特征的首要方面便是他们的独创性;正是这种独创性及其所衍生的超前性,决定了他们常常是一些受当时社会群体排斥的人。平庸之辈总是与时代共生死,而伟大的天才虽名垂千古,却常常是屡遭时人诟病,直至后世才得到承认。“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一千多年前,中国大诗人陈子昂登台一呼,喊出了多少文苑奇才的心声!在这种不无幽怨的感慨中,我们进一步看到,大师们的悲剧,不仅在于他们的见弃于群体,更在于他们不能抛弃同类。博大深厚的人类之爱是大师们的最大财富,也是他们的最大特征之一。作为人,爱使他们有合群与得到理解的强烈愿望;咀嚼孤独,与其说是他们的意愿,毋宁说是他们最大的精神苦难之一。而作为艺术家,他们命定地必须在诸般痛苦之外再承当起孤独的寂寥之苦,因为孤独和忧郁是美最光辉的伴侣,也只有孤独的时候,他们才能获得真正的精神超越和灵魂自由。海明威 1954 年在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仪式上的书面发言中说得好:“写作,在最成功的时候,是一种孤寂的生涯。……一个在人稠广众中成长起来的作家,自然可以免受孤独寂寞之苦,但他的作品却往往会流于平庸。而一个在岑寂中独立工作的作家,假如他确实非同凡响,就必须天天面对永恒的东西。”<sup>①</sup>而茨威格在谈到托尔斯泰的时候则不无沉痛地说:“这个英雄主义的斗争,正同贝多芬和米开朗琪罗的一样,是在绝望的孤独中进行的,或者说是没有大气的空间中进行的。妻子、儿女、朋友、敌人都没有理解他,都认为他是堂·吉珂德。……谁也不能安慰他,谁也不能帮助他。为了能够独自死去,他不得不在一个凛冽的严冬逃离自己富有的家庭,而像乞丐一样倒毙在路旁。……正是那些为大家进行创作的人,反而离群索居,其中每一个都是钉在十字架上的救世主,都在为自己的信仰同时也为全人类而受苦。”<sup>②</sup>

①《海明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94 页。

②茨威格:《罗曼·罗兰传》,姜其煌等译,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06 页。





谛视大师,我们发现,这些人类的精神领袖远非完善、完美之人,但他们的生命却也因此而获得了双倍的生动。肉身 in 沼泽地行走,灵魂在太空中飞翔,这是大师们生活与创作的基本状态。沼泽地中的现实生活是具体而又琐碎的;作为行走在沼泽地中的血肉之躯,大师们的举手投足绝非每每都包含着意义,也绝不可能没有过失。更何况“完美之人”因其“完美”而终止了发展,所以大师们甚至从来都不指望完美,而只是奋力朝“无限”奔去。大师们的道德更多的时候不是指向完善、完美和准则,而仅仅是要真实、丰富和强度。对这些显然逾越了市民道德的巨人来说,生活永远意味着轰轰烈烈的存在,经历一切,善恶皆要,并且两者都要以惊心动魄的姿态出现。他们用热忱与自我陶醉培育体内所有的萌芽,不论善恶,无论是激情或恶习,统统令他们茁壮成长。海明威一生胆大妄为,陀思妥耶夫斯基长时间嗜赌成癖,巴尔扎克时常露出贪财虚荣的面孔,托尔斯泰一辈子都极端傲慢、偏执、任性……而伟大的上帝般的歌德则干脆坦言声称:“我具备干一切卑贱勾当的素质。”

谛视大师,我们发现,他们都是一些非常本色的性情中人,其情感欲望的强度和深度均非一般世俗中人所能比拟和理解。大师们的情感欲望总以超前的姿态不断突破种种既定的规范和限制——不管是艺术程式意义上的规范和限制,还是世俗道德意义上的规范和限制。在生活中,艺术家特有的激情往往使他们拥有更强烈、更生动、更多变、更深刻的爱情。这种爱情,使他们的各种感官更为敏锐,各种艺术感觉更为细腻,使他们的整个生命都兴奋起来,形成一种特殊的心理感受,诱发出创造力的潜能。绿蒂之于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朱丽叶之于雨果的诸多诗歌创作,海明威四次婚姻之后的暮年在意大利少女身上找回自己已逝的青春激情并由此形成其最后一次创作巅峰,陀思妥耶夫斯基癫狂、缤纷的爱情之于其笔下女主人公形象的塑造……我们在大师们的生活中随时都可以嗅到爱情的芬芳,在其不朽的艺术作品背后总都可以看到爱情的情影。这正如文艺复兴时期英国大作家蒙田所说:艺术女神缪斯到处都有爱神维纳斯陪伴;也正如大诗人歌德吟咏的诗句:“新的爱情,新的生命!”“永恒之女性,引领我们上升!”

谛视大师,我们深深感到,时间原来是有浓度和色彩的。对常人而言阴暗幽长的时间隧道,对大师们来说显得是那样短促细密,光华灿烂!一俟他们的身心







之力竭尽极限精神再也不能翱翔飞舞,如果不是上帝自然地将他们收归而去,便是命运那双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手让他们抓起枪刀,打开煤气,拿出绳索,吞下毒药……大师们的一生,用审美的眼光看,是一出出崇高的悲剧;用思辨的眼光看,却是一个个空前的成就:他们获得了对自己命运的胜利,在生命旅程的终点上,其灵魂褪去了稚嫩、狂乱、饥渴的目光,露出了真正成熟、宁静、幸福的表情。

谛视大师,我们深深感到,命运是公平的。凡是看似惩罚与考验的东西,对智者来说都是帮助;凡是让人下跪屈服的东西,才真正令诗人振作。倘是常人,早已被击垮;而那些痴顽狂热、神魂颠倒的天才,则接住劈向他们的每道闪电,将这会焚却自己的电光变成了富于灵性的巅峰感受与精神之火。我们常人逃避痛苦,于是我们的生命“氧化”成为一派平庸;大师们拥抱痛苦,于是他们的生命燃成了卓然不凡的不朽成就。在矿山的最深处,采矿人挖出了最珍贵奇异的宝石;在人生最险恶的深渊里,大师们获得了最激昂坚定的真理。生活与精神的每次颓然倾塌的轰鸣过后,尘埃落尽,人们在大师人生沉陷的豁口与溃面上,总是会发现一座座严整雄峻的创作高峰。这诚如歌德所言:“在我遇有幸运、心情愉快的时候,我的诗才的火焰非常微弱;相反,当我被灾祸胁迫时,诗的火焰炽炽燃烧。优美的诗文像彩虹一样,只在雨后阴暗的地方出现。”<sup>①</sup>

是的,大师们承当了与常人不同的命运。命运爱他们,所以让他们痛苦;痛苦锤炼了他们,他们才变得高贵而又纯洁。在命运最严酷的恩赐中,大师们凭借谦恭与天禀被造就成为可以吞纳任何灾难的巨人。他们的肉体沉沦毁损得愈甚,他们的信仰便愈发猎猎飘扬;他们承受的灾难愈深重,他们也就愈能领悟被尼采赞誉最为有益处的生活准则:热爱命运!

热爱生活,热爱生命,最终必然便是热爱命运。热爱命运便是不但要接受生命的怡然春风,而更要勇敢地抗击生活的风霜雨雪。那些被生活击垮的弱者,只会喋喋不休地埋怨命运的不公,岂不知世上唯一公正的东西便是命运!那些成就了辉煌人生的大师,其唯一的秘密也许就是:对命运的热爱早就使他们明白——能够而且应该战胜的不是命运的“不公”,而只是自己的懦弱;能够而且应该反叛

<sup>①</sup>转引自《叔本华论文集》,陈晓南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52页。





的不是命运的“残酷”，而只是生活中必然会有困厄与灾难。也就是说，只有热爱命运，方可以从容面对人生，以自己的坚强与智慧，化障碍挫折为激励振作，变困厄灾难为胜利成功！

谛视大师，我们不唯在他们那颇富传奇色彩的人生历程中，获得了诸多关于生活与生命、受难与救赎的诸多启迪，而且也看到了艺术创作是比发表宣言要艰辛许多的劳作，它与整个精神质地有着一种命定般的血色。在绝大多数时候，大师们的创作都是在一种比设想更为缓慢的速度中进行的。当然，这种创作过程从根本上说几乎无法用物理时间的长短来加以界定；一部作品可能写得很快，而它的产生在心理压强上却可能是远过于物理时间所能衡量的重负。是的，时间是有浓度的，它的血色较之智性的解释更为沉着。大师们的悲悯与关切拥抱着苦难的大地，灵魂由此上升，化作精神性的艺术文本。由此，我们终于明了：在每一个昭然于世的巨著文本里面，原是蕴含着那么多温情的眼泪和痛苦的微笑，那么多无望的呼唤和热情的煎熬，那么多浅薄的青睐和深沉的悔恨，那么多失常的心理和分裂的意识，那么多奇妙的快乐和神秘的启示……

#### 四

由以上谛视大师的诸多感触中，便有了这套丛书写作创意的明确设定。

一般来说，作家传记的写法有如下几种：一是大量占有资料，特别是一些鲜为人知的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全面叙述作家的生平、思想和创作情况，为研究者提供尽可能详细可靠的作家生活和创作的资料；二是系统分析作家的作品，描述作家的创作道路，全面评价其成败得失；三是在对作家生平的一般性叙述的基础上，重点抓住某些具有特殊意义的材料，进行深度挖掘，或者验证某种理论，或者在作家研究的某一方面有所突破；四是在作家生活的基础上选择或演绎一些妙趣横生的故事，进行道德训诫或文化传播；五是以虚构与杜撰为主的外传、别传等。

我们这套“世界十大文学家”不属于上述任何一种。因为我们并不想机械地堆砌和拼凑大师们的生平资料或私人履历，也不是在对其作品进行学院式的简单归纳或枯燥评析；既不要虚构与杜撰，更不想验证或演绎。我们所要做的，仅





仅是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挖掘每一笼罩着荣誉光环的方尖碑下的生命的沉积,感受真正的生命中炽热的血液的流淌,倾听精神升华的瞬间灵与肉断裂的声音,寻找低处的肉身与高处的精神、生活的晦暗与理想的光辉、深渊的体验与至高的荣誉的对位,体味瞬间的升华绝非凭空的升腾而只有在沼泽地里才蕴蓄着升腾的力量。

显然,这是一套以作家的人格为中心的传记丛书。作家的人格,既表现在创作中,也表现在他的社会活动和日常生活中;作家的理想追求、精神气度、个性气质、性情旨趣、文化选择、价值取向等,都是作家人格的外化,也正是我们在明晰地勾勒描述大师们的生命状态与生活经历全貌的同时,竭力要准确捕捉并细致描绘加以凸现的核心内容。

此外,对作家创作心态的描述,无疑也是我们在这套作家传记写作过程中着意突出的一个方面。作家心态学或文人心态史,是近年来兴起的文学研究新领域;作为一种思辨色彩较强的宏观研究,它关注的显然是群体或时代的作家、文人心态。然而,这种宏观研究必须以大量的微观研究为前提,而微观研究正是作家传记的长处和优势。毋庸置疑,既然作家的天职便是文学创作,那么阐释作家的主要作品、描述作家的创作道路、分析其成败得失、评价其文学贡献,便是任何严肃的作家传记都不可回避的重要内容。这套丛书在写作主旨上,明确提出对作品的分析阐释应力戒通行的那种“评传”式的八股文文风,不要把作品当作一个封闭的客体文本由着自己的性子在庸俗社会学、政治学的路子上独断撒野,而要求将作品看做是作家心灵主体性的表现,多对作家在重要作品构思过程中的心理状态做深入的探索和细致的描述。

## 五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说:“人是一个谜”;凌驾于尘世重重痛苦之上,以狂放恣肆的个性和博大深邃的思想突入谜窟探究人性本质及人生终极价值的大师们,堪称是谜中之谜。道路幽暗,我们举着由自己的生命热情和求真意志点燃的精神火把,斗胆进入大师们的内心世界,尽管每走一步都凝神运思,小心翼翼,但说不定最终





还是难免误入歧途。大师们与存在的一切奥秘关联实在太深，他们的世界立足于生存与死亡之间，悬置于五彩缤纷的梦幻与燃烧着的明晰现实之间；他们每一个人的脚下都有一口幽幽的深井朝下通往尘世的疯狂深渊，而头上则又飘逸着一抹神秘的精神云朵联结着清明的天堂彼岸。几乎没有道路能通往他们精神的尽头，没有径渠能抵达他们内心的最低点；景慕之情使我们向他们靠近，而切近的凝眸却又使我们对这些有着远古英雄气概的巨人顿生敬畏。无论我们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多深多远，无论我们对其巨著的沉沉思辨延宕多少时日，我们总感到巨人的神魄与面容，始终呈现为一种愈发不可思议的深奥，且其递增程度恰恰便是我们用功的程度。于是，我们在肃然起敬的同时，不由得生出良多不无痛苦的惆怅与喟叹。

然而，浮出这种痛苦、惆怅、敬畏、景慕的水面，转过身来面对现实的世界，我们马上又有另一种更为深切的忧叹——

在物欲横流的喧嚣声中，汹涌的生活之流卷裹着我们直往前“蹿”；沉陷在“生计”和“事件”的汪洋之中，每一个人都像农贸市场上的小贩，只关注着自己面前的货物，与来人口干舌燥地讨价还价……信仰凋敝，心灵荒芜，生命失却了精神的根基流落成为漂泊无依的浮萍蓬蒿。

不时，也能听得到“寻找家园”以及关于“大师”的种种聒噪，但却始终没有见到真正的大师出场……

我们的时代需要大师，我们的时代应该造就出真正的大师！

由是，请允许我说——

在一切都如此繁华丰裕、一切又都如此匮乏缺失的当下，在我们自己的大师到来之前，让我们将心灵的目光转向古典的夜空，在对既往大师的凭吊中，寻觅精神与神圣的相遇。

曾繁亭

于千佛山下



# 目 录

## Contents

### ❧〔001〕 第一章 梦幻童年

〔001〕 一 家世

〔004〕 二 父母的婚姻

〔008〕 三 金色童年

〔014〕 四 远行西班牙

### ❧〔023〕 第二章 初出茅庐

〔023〕 一 寄宿学校

〔031〕 二 初露锋芒

〔036〕 三 初恋情怀

〔042〕 四 文学之梦

〔047〕 五 婚约

### ❧〔057〕 第三章 胜利花环

〔057〕 一 婚姻的果实



〔062〕 二 《法兰西诗神》

〔067〕 三 诗人的足迹

〔074〕 四 独领风骚

〔085〕 五 《欧那尼》之战

§〔096〕 第四章 情爱与雄心

〔096〕 一 《巴黎圣母院》

〔107〕 二 多事之秋

〔116〕 三 情人







## 第 1 章


 梦幻童年
 

## 一 家世

枯燥呆板的年代数字会因一些可爱的名字而生动飞扬起来。1802 年 2 月 26 日,整个法兰西该为贝尚松一个婴儿的诞生而欢呼,他的名字叫——维克多·雨果。

虽然人们通常认为文人和军人是格格不入的,但维克多·雨果却出生于一个行伍世家。祖父名叫约瑟夫·雨果。年轻时参了军,在轻骑兵中是个司务长,军衔是骑兵少尉。约在 1770 年左右,他为了刨子而放下了马刀,成为一个细木工匠,在洛林省的南锡城定居下来。为方便自己的生意,他在摩泽尔河上游买下一片森林,伐木可以沿河顺流而下,抵达他的木工作坊。另外,他在城里还有几间不大的房舍。他的发妻迪厄多内·贝榭,在生了 7 个女儿后离开人世;续弦让娜·玛格丽特·米肖又生了 5 个儿子。兄弟五人在法国大革命中几乎同时加入了共和国军队,其中两人阵亡,另外三人擢升为军官。

约瑟夫·莱奥波德·西吉斯伯·雨果是木匠约瑟夫·雨果的第三个儿子。他就



是本书的主人公维克多·雨果的父亲。他于1773年11月15日生于南锡，15岁时便投身军旅，1792年成为莱茵方面军中的上尉。他的外貌说不上英俊——蓬松的浓发、低低的额头、鼓出的眼球、性感的厚嘴唇，甚至使他显得有点粗俗。但他那和善的表情、温柔的微笑却很迷人。士兵们都很喜欢上尉，虽说他的脾气暴躁，但他为人豪爽，是个好人。

1793年，莱奥波德·雨果被派到旺岱镇压叛乱<sup>①</sup>，并被任命为他的好友、莱茵军第八营营长缪斯卡尔的参谋长。当时他只有20岁。

战争历来都是残酷的。莱奥波德身为军人，自然要与革命同甘共苦。他作战勇猛，战斗中曾多次受伤，胯下的战马曾被打死过两匹。一次，莱奥波德奉命率一支小部队掩护旅部大队人马转移，在敌人猛烈炮火下，他的部下死战不退，几乎全部阵亡，最后只剩下几个伤兵，他本人也17处受伤。他的勇猛赢得了士兵的尊敬，也使白军<sup>②</sup>胆寒。

勇猛不等于没有人性，上尉莱奥波德骨子里是个温和、善良的人。在一次战斗中，缪斯卡尔因受伤不能参战，莱奥波德代行指挥，他和战友们并肩作战，直打得朱安党徒四散溃逃，抛下的妇孺老弱大都成了革命军的俘虏。其中一个只有五个月大的孩子被奶妈抛弃，上尉见后立即将婴儿抱了起来，并在被俘的妇女中为他另找了一个奶妈。待战斗结束后，他又做主当即将这些俘虏全部释放，并送给他们一些食物，直令他们感恩不尽。

还有一次，革命军中捉住了两个旺岱人，是叔侄俩。因被捉时两人手中都拿着火器，所以参与叛乱的罪名成立。叔父很快就被枪毙了，接下来轮到的便是十岁左右的侄子。在这生死关头，莱奥波德挺身而出，救下了这个孩子并抚养了他七年，还为他安排好了出路。莱奥波德的仁慈宽厚影响着他的部下，也在叛匪中广为流传。或许正是他的这种仁慈宽厚的好名声，才成就了他的一桩姻缘。

年轻的索菲·特雷布歇身材娇小婀娜，长着一双褐色、颖慧的大眼睛，俏丽的

---

① 1793年，保王党分子煽动旺岱地区的农民武装反对大革命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政权，史称旺岱叛乱。叛乱分子又称朱安党徒或朱安党人。

② 白军：白色是波旁王朝的颜色，故白军指保王党军队；蓝色是革命军制服的颜色，故蓝军指革命军。





面庞热情洋溢而又盛气凌人。她是南特一位商船船长的女儿，自幼父母双亡，跟随姑母罗班夫人长大成人。姑母是一位公证人的亡妻，禀性刚毅，是个保王党分子、伏尔泰的信徒。1784年起受托教育侄女，她把自己的思想也灌输给了自己的侄女。1793年，罗班夫人被南特风行一时的暴行吓坏了。于是，她便带上索菲一起离开了南特，迁回小镇夏多勃里安隐居起来，在这个小镇的附近，被叛军包围着的中心，有一处200年来一直属于特雷布歇家的领地——雷诺第耶庄园。

索菲·特雷布歇是个性格刚强的姑娘，凡事很有主见，而且不信上帝。她痛恨蓝军的残酷暴行，是个狂热的旺岱分子。她常独自一人骑马行驶在夏多勃里安四郊的山道上，营救那些不向宪法宣誓的神父，或者安排朱安党人潜逃。有时候，她也会躲到雷诺第耶庄园的陋室里，沉湎于幻想，憧憬着未来，把自己想象成某位英雄的意中人。

1796年的一个夏日，在她骑马散步返回夏多勃里安的时候，同雨果上尉不期而遇。当时缪斯卡尔和莱奥波德率领的这支小部队已是饥肠辘辘，可遭遇到的却是一片仇视。愤怒使他们烧杀抢掠，大肆报复。当时雨果上尉正在为搜捕“朱安匪徒”搜索一片树林。索菲为让军队停止搜索以搭救那些藏在小树林里的教士，勇敢地走上前去，将这支疲惫不堪的共和国军队领进了雷诺第耶庄园，热情招待。就在这次相遇中，那位年仅23岁、幽默风趣而又具有男子气概的年轻军官打动了姑娘的芳心。随后她又大胆地邀请雨果和缪斯卡尔去拜访姑母罗班夫人，这一罕有的礼遇竟使两位军官“受宠若惊”，感激不尽。后来，索菲又和上尉相会了几次；同这位搭救过妇女、儿童和人质的上尉一起骑马散步，使她感到快乐。闲聊中，索菲大胆地向上尉说明，反对朱安党的战争是非正义的。莱奥波德则热烈地为共和国辩护，但同时，他又被身边这位聪明、勇敢的姑娘所深深地吸引。爱情就这样在两个持不同政见的青年男女身上悄悄地产生了。

不久，莱奥波德所在八营被督政府召回巴黎。被迫同自己所爱的姑娘分开，使上尉雨果闷闷不乐；而好友缪斯卡尔的突然调任，也使他烦恼。每逢此时——遇到不顺心的事情，雨果上尉便会产生一种奇特的幻想，感到自己正受迫害。因此，他不停地向上级控诉自己的新任长官。最后，不堪其烦的参谋部一纸调令，任命他为军法会议的检察员，这才摆脱了他，这个职务使莱奥波德得到了市政厅的

